

◆人物剪影

医痴三叔

周后平

上世纪80年代，老家隆回一个夏天的清晨，雾霭还在飘渺，露珠还在晶莹，山村还在静谧，突然一阵锣鼓呜哇声喧嚣入耳，蓦然惊醒的村民揉搓着惺忪的睡眼，侧耳细听这既不是喜也不是丧的调调后，断定这是三叔在“作祟”。

原来三叔昨天在水圳里捉了一只大王八，喜不自禁，天不亮就在家忙活：把一条木凳安在桌上正中间，上置一个大脸盆，里面装着那只大王八，像供着一尊菩萨；旁边点着香烛，一只鼓摆在桌上，一面锣吊在桌下，一只手敲锣，一只手打鼓，口中还㗎呀呀地高声大唱，目的让人忍俊不禁：为求王八的三滴尿！

三叔是远近闻名的郎中。他从小师承其父，有独门秘笈，特别是针灸和接骨术出神入化。后又去了芷江，拜苗医为师学了三年，对中草药颇有研究。他作为大队的赤脚医生，参加了西医培训。行医以来，中西兼蓄，周边求医者甚众，名望较高。但这人有一毛病：行医如痴，性格乖张。像敲锣打鼓求王八尿这等事，他只是在一本手抄的古药方上看到，竟如法炮制。这次求尿无果而终，因为三婶嫌嘈耳朵，当晚就将那只王八炖了。

三叔弄药成痴。离他家不远处有一向阳坡地，约七八分土，三叔将地垦出，栽种了各种各样的药材，周边用竹子围出整齐的篱笆，并特做一木门，平时都要上锁。他一有空闲就扎进那药园子，侍弄那些个花花草草。有病人上门求医，他一番望闻问切之后就直奔药园子，一阵捣鼓，即成良药。有次他和三婶吵架，三婶气头上拿了把锄头说要将那药园子刨了，三叔手里抓起把菜刀，飞也似的跑去横挡在园门口，那架式是想

要拼命。好在几个阿嫂们上前推推攘攘地将三婶拉开，避免了一场“火并”。为防万一，三叔当晚将一凉椅置于园内，抱来铺盖整整守了三个晚上。

三叔的医术还真不是吹的。他经常背着篓子出去采药，三五天不回；背着药箱去行医，十天半月不归，但回家时总是红光满面，衣着光鲜。经常看到村口路上有或扶着，或背着，或抬着的病人前往他家。隔三差五，总有人提着各色礼物去他家谢恩。有次村里开来了一台吉普车，特意来接三叔去县城给一位领导看病。有一天，住我家隔壁的婶娘中午做饭时突然大喊大叫起来，说头痛欲裂，拼命用头去撞墙，几个人都拉不住。三叔来后，将一根银针从头顶扎下去，婶娘顿时就安静了，躺在床上睡了一会，醒来后像没事人一样照常做中饭。后来婶娘活到84岁，再没发过类似的病症。

我十岁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我与父亲、姐姐在一坡地上挖红薯。当晚大队要放电影，那年月这事就像过年一样。刚挖完，我就像放飞了似的，从坡顶飞快地蹦跳着冲下山，到得坡底路边，一下子“刹车”不住，屁股插在一根斜立着的木扁担上，向前的惯性力将我举在空中，划了一道弧线后，直挺挺地摔在地上。后果是摔掉了一颗门牙，额头上起了一个大包，手肘呈“V”形，断了。父亲背着我狂奔三四里路送到三叔家里。三叔很平静地让我躺在凉椅上，嘱我不要乱动，看了看，摸了摸，就把我晾到了一边。只见他悠然地从酒坛里舀了两碗米酒，抓出一把花生，一起放在桌上，把一碗米酒推给我父亲，说：“老十一（我父亲在堂兄弟中的排行），莫着急，来，

喝碗酒。”我父亲将碗一顿，铁着脸说道：“老三啊，都火急火燎了，我还喝得下酒么？”三叔见父亲发气，就说：“侄儿子放到我这里，就放一百二十个心，这事急不得。”见如此说，父亲只好忍着气与他喝酒。一番惊吓一番颠簸之后，当时我眼皮沉沉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只听“噗”的一声，手肘一阵冰凉，我一激灵睁开眼，只见三叔一只手抓着我的手掌，一只手在肘上来回拿捏，口中含着米酒，不时地喷在我肘上。突然，三叔两手用力一推一拉，“怦”的一声响，手肘平直了，最后敷上草药，上了夹板。大约换了4次药，过了二十天左右，我的伤口痊愈了，到现在没有出现过任何不适。长大后我反复问他为什么不进屋就接骨，三叔才说：“你当时全身吓得打跑跑（方言，颤抖之意），肉绷得铁紧，血液还没形成回流，怎么好接？”

三叔晚年因痴而疯，但他不喊不闹，也不到处乱跑，很安静，只是口中不停地自言自语，仔细一听，他一直是在背药理药方，有时脱下衣服在自己身上比划着“报灯火”（一种中医火疗）、拔火罐、刮痧，有时拉着树枝进行“接骨”，有时摘些杂草树叶在口中咀嚼，如此三年有余。有天，他突然清醒过来，强要三婶帮他沐浴后穿戴好寿衣，然后端端正正地躺在床上，大喊了一声：“我走了！”便溘然长逝。

三叔一生悬壶济世，虽行痴乖张，却仁心仁术。出殡这天，前来送别者络绎于途……

三叔那药园子保留至今，成了全村人的百草堂。

（周后平，任职于邵阳市档案馆）

◆湘西南诗会

节骨草（外一首）

邓星照

井边溪畔
凡阴湿地带
在我的故乡 节骨草
一长就是一大片

夏秋季节采来熬汤
味甘而微苦
可以明目壮骨
当然还有其他诸种功效

不扎人
不开花
这种草头顶长圆形孢子囊密穗
有着竹子一样的节和空心
一年四季兀自绿着

但我看重的不只是这些
夜深人静
仔细端详内心的伤痕和尖刺
我羞愧 而又惘然

志 忑

这棵树三十年前就被砍了
我仍习惯抬头
看它繁密的枝叶

那些死去的乡邻
有些我渐渐记起了体貌音容
却忘了他们的名字

矗在路心的岩骨早已运走
烧成了白灰
经过时我仍绕行

关于故乡
我的记忆就只有这些碎片
我忐忑不安
我一定有重大遗漏和过失
（邓星照，邵东市人，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）

◆精神家园

粽 香 裹 裹

吴艳红



儿时的农历五月，除了乡村屋前屋后芬芳可口的桃李、历经绵绵春雨迎来的和煦阳光，最令人期待的要数端午节飘香的粽子了。

在乡村，粽子的渊源已变得无关紧要，它像是一份应时而至的大自然的馈赠，一头伸进茫茫的岁月深处，一头连着生机无限的夏日时光。当村头的稻田里水波荡漾，刚插下水的禾苗抽青，山涧水渠边艾草摇曳，熏风轻吹，泥土混和着艾草清香隐隐飘绕在村子上头时，端午节就到了。

早在几天前，母亲就会留意着村庄哪个土坎边上有又大又好的粽叶。粽叶在家乡又叫箬叶，是一种丛生植物，最喜欢生长在坎边水涧边。箬叶叶片肥硕，蒸煮都不会变色，好像天生就担负着包粽子的使命。每次母亲上山农作时发现了粽叶，便采摘一些回来，然后一片一片地用清水濯洗。青翠的叶子存放在篮子里，着实可爱，会让人从心底里生出对端午粽子无比强烈的期待。

端午节前一天，天蒙蒙亮，母亲便忙活开了，取出事先留存出的糯米、红豆、绿豆等，用一大缸将米和豆用水浸泡两小时以上。早晨的阳光从东边照射在院子大梨树上，在树下形成一大块阴凉，母亲便摆上桌子开始有条不紊地包起粽子来。

我们包的是南方的三角粽，小巧精致。只见母亲把粽叶一卷，就成了个“三角锥”，再用勺子往里放米和豆，用筷子插紧，再盖上粽叶，左手握粽，右手拉线，一缠一绕，一个漂亮的三角粽就包好了。

我在一边跟着母亲学做，但这动作看起来容易学起来难，拙手笨脚的我怎么也弄不好，不是“三角锥”卷不好，就是米放得不紧实。母亲边包边轻声细语教导，从不责备。我就干脆偷起了懒来，坐在树荫下

凉风里，闻着那股粽叶的清香……

梨树下的阴凉一寸寸变短，临近中午，粽子全部包好了。我家灶屋台上有两口铁锅，一大一小。小的用来平时炒菜，大的用来煮猪食。那天，母亲便会事先把煮猪食的大锅洗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将包好的粽子一串串放入大锅里，加水添柴慢煮。

煮粽子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。粽子需要用火慢慢熬煮，才能彻底煮熟透。灶火在灶膛里吐着欢快的火舌，渐渐地有股粽香弥漫在灶屋里，让人垂涎不已。从中午一直煮到晚上太阳落山，锅里的粽子却还不熟。粽香飘了一天了，母亲也不掀锅。母亲说粽子得焖一夜才进粽叶味儿。这一天可真够长呀，那香味缠绕在鼻尖，我们流着口水围着锅台转了无数圈却也吃不上一口粽子，可是心里却是如此快乐，忍着饿，搂着粽香入睡，耐心等待端午节的旭日东升。

端午节的早上，一醒来桌子上就已放了一大串粽子了。那个香啊，用什么来形容呢？有箬叶的清香，糯米的甜香，绿豆的豆香，还有点小苏打の涩香，那么多种香混合在一起，形成一种幸福的味道。我急不可耐地剥开一只粽子，是温热的，三角形状的粽子晶莹明丽、玲珑可爱，蘸上少许糖，咬上一口，那细腻粘软、绵长滋润的甜，就成了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醉人味道，这就是端午节的味道啊。

一年又一年，多少个五月悄然过去。岁月更迭，旅途迢迢，而那藏在岁月深处的时光，山野箬叶的青翠，梨树下的惬意，特别是那细腻粘软、绵长滋润的五月粽子的香甜，一直萦绕在心间，总在无声无息中融化生活所有的累和苦，成为心灵最熨贴的慰藉。

（吴艳红，任职于新邵县交警大队）

◆旅人手记

杜鹃滴血花正红——十重大界扫描之二

夏晓山

今年的四月下旬，终于如愿以偿，我带着无限的期许，去游览十重大界的杜鹃花海。杜鹃花是十重大界最宝贵的资源。天然杜鹃花在海拔八百米以上的区域，绵延近十公里，有万余亩，规模宏大。

汽车从隆回高平沿着崎岖的盘山公路，翻山越岭，来到十重大界的界碑岭。这个岭，早些时候叫栗子岭，也叫板山里，因为永固亭修建在此处，也可叫永固岭。车子停了下来，再往上爬一百来米，就到了新邵、隆回、新化三县交界的地方，这里是观赏杜鹃花的最高点。十重大界的杜鹃历来以花骨朵大、颜色艳而著称。随着人们对杜鹃林的重视和保护，每逢花季，前来赏花的游客络绎不绝。

站在永固亭外，可360度全景景观。放眼一望，整个山峦全都是花的世界。漫山遍野的杜鹃，夹杂着绿色的板栗、油松等树。立在近处看，杜鹃开得朝气蓬勃，花片上留着露珠。露珠里反射出五彩的光，带着娇艳，带着傲气，带着迷人的野

香。朝远处放眼，山尖上是一片片火红，红得炫目，是杜鹃给大山披上的绸缎，五彩缤纷，热情奔放，令人心醉，真正是“最惜杜鹃花烂漫，春风吹尽不同攀”。

凤凰公益协会的袁国良先生，是个热心的公益活动者，他自始至终陪同我们参观。他告诉我们，爬十重大界看花，第一重，只有林木，不见杜鹃，来到第二重，星星点点，偶尔见之，到了第三重，依次开放，不成规模，当你踏上四重以上的时候，才是花海的中心区域。

我们一边赏花，一边拍照，眼前哪是花啊，简直是花的海洋，杜鹃的展览馆，看到的是姹紫嫣红，闻到的是花蕊幽香。细心闻着花儿悠长的清香，仿佛自己也变成了花儿间飞来飞去的蜜蜂彩蝶，尽情吮吸花蕊的天地精华，一饱眼福，心脾俱醉。

沿着山脊线往下走，纯天然的栈道，七弯八拐。两旁的杜鹃，开得那么耀眼，那么自在。一路下去，俨然另一番天地，好像是人在杜鹃花廊中漫步。

这花，有大红的、老红色的，有紫色的，有黄色的，五彩斑斓。大山的清影，山界的脊线，被杜鹃花所点缀，所着色。整个山林回荡着杜鹃鸟的低声啼叫。杜鹃喷出的火红将大山都染成了红色，你站在此处，如入仙境，心旷神怡。山是家乡的秀，花是家乡的美。我不禁想起李白的《宣城见杜鹃花》一诗：“蜀国曾闻子规鸟，宣城还见杜鹃花。一叫一回肠一断，三春三月忆三巴。”这首诗李白借杜鹃鸟和杜鹃花抒发对故乡的思念。

沿天然栈道一路走下来，路途有七公里远。俗话说：上山容易下山难。路很窄很陡且溜滑，我腿脚不行，国良先生一直搀扶着我，以免我摔倒。虽然腿脚走疼了，但心情还是蛮舒畅的。

杜鹃花明知自己花期不长，可她总是热情奔放，将最美的自己奉献给青山，她是那么无私，是那么高尚。十重大界的杜鹃花海，高兴时，一定要去，心情不好时，也要去。特别当你在工作辛苦的时候，心里有烦闷的时候，不妨放下尘念，去寻找一处妙静的地方，让心儿放飞，那么去十重大界是最合适的，是最惬意的。十重大界是雄壮的，也是沁香的。人啊，在这花海里，什么忧愁欢喜，什么荣华富贵，都是过眼云烟。来到了这里，能让你忘却世间一切的不如意。

凤凰花开

刘玉松

摄